

黄一山 个展

策展人 / 崔灿灿

开 幕 / 2019.7.20 4 pm

展 期 / 2019.7.20 - 8.28

地 点 /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二空间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在北京第二空间推出艺术家 黄一山 的同名个展《黄一山》。展览由 崔灿灿 策划，将展出二十余件艺术家最新创作的作品。

故事三则

黄一山是个讲故事的人。他描绘着各种艺术史的典故，米开朗基罗的夜，拉奥孔缠扰的蛇，博伊斯的大衣。有时，他直接引用图像，历史跃然于纸上，有时他并不忠于原作，进行各种方式的改编，历史的经验逐渐远离。即便是直接挪用，他总会给其一个全新的语境，让信息变得既熟悉，又陌生。

故事不仅取决于内容，也取决于讲述者的立场、技巧和给予的情景。在他的画面中，空间的叙事是多重的，视角和实现的手段也十分多样。于是，黄一山作品的语意都不是一目了然的，观众需要进入更多的“凝视”时刻，不断地拉近、推远，寻找线索和情绪，在似与不似、大与小、在场与缺席之间来回游走。

(一)

展览以三张作品，亦是三个故事开始。第一个故事，讲述了黄一山在读书时对绘画原理的苦闷，画中他把自己扮成在墙角环绕的人，墙上挂了一幅梵高的名作《围绕的囚徒》。这张画显得有些抒情，空间的角落，画中画在这样的情绪下成了黄一山日后创作的起源。

画中画在之后的创作中变的越发丰富，围绕它的情景也日益复杂。这些“原作”来自不同的时期和媒介，在画面中设定成不同的角色和功能。《未完成的老人像》中，黄一山尽其所能的完成了李铁夫的一张未完成的肖像画。显然，这样的选择暗示了更多的深意，黄一山在画面中主导了与中国油画的开创者李铁夫的一次隔空对话。但这个对话却是错位的，虚构的，他凭自己的想象和百年后传承的技艺，延续了绘画历史中的某种缺陷或是遗憾。虚构的画中画同样存在于《毕加索的自画像》，黄一山依据毕加索的一张肖像照，并模仿毕加索立体主义的语言，“帮助”其完成了一张并不存在的自画像。

虚构有时也源于创造性的并置，《两件大衣》是其中的代表。画面中有两件衣服，一件是博伊斯常穿的大衣，另一件是黄一山依据它创作的女款，它们对应的悬挂于房间的角落。陌生的并置，不同的情景，让这张画的语意，变得更加神秘。它被置于一个幽闭的空间中，我们寻找不到画面的出口。我们意识到，在黄一山许多画作中，被延续的，获得新生的画中画，吸引住我们，但它随即又被空间隔绝。于是，在这个故事的开始，那些围绕的人，禁锢的空间，始终游荡。

(二)

第二个故事开始于一个疑问，热衷刻画地砖的黄一山，想象着用平行透视的方式描绘草坪。这样的方式导致进度非常缓慢，每天只能画出三、四厘米的厚度。在漫长的时间中，一根根的草被周而复始地排列着，细致而又全面，成了他之后工作方式的写照。

厚度、物料、工艺、劳作、超质感，是黄一山作品的显著特征。这些颇费周折才能达到的物料性叙事，需要消耗巨大的时间和劳力。黄一山的创作是缓慢的，他的方式接近于工程施工，或是“直人”打磨一件精湛的石器。他为制作设置下严谨的步骤，勾绘草图，电脑制作，再进行结构和模数的测算。然后，铺就肌理，调配添加各种材料，这才只是完成进度的三分之一。

有些时候，为了接近质感的完美性，他会直接选择使用真实的物料来替代。这既是制作的需求，也是观念意图的设定。“半真半假”的物料感在黄一山的作品中比比皆是，一方面复杂的制作试图模拟真实的存在，另一方面真实的物料与虚构之间有着颇为哲思的关系。在《掉落-2》中，不同形状的复合板，切割成一个容纳古典雕塑的装饰性空间。我们止步于画前，开始分辨哪些是幻象，哪些是事实？

在反复描绘草坪时，黄一山曾试图描绘过海面。许多年后，《海平面》完成了这个想象，但它的构思和方式在实践积累中，越发锤炼。三张带框的海面，愈发倾斜，它和下方的实物地板亦真亦假。矩形四边形引发的视错觉，将我们引向逻辑的悖论。我们在绘画的“物质性”和“表征性”之间徘徊不定，于是，表达的内容被暂时悬置。直到，我们开始回观自身，对自身视觉经验开始怀疑和反思。

(三)

第三个故事，也发生在角落。黄一山模仿了弗洛伊德工作室的场景，墙壁上挂满油画颜料。半开的门让故事显得并不完整，它遮掩了第一个故事中艺术家的形象，嵌入了第二个故事中的草坪，变成画中画的存在。前两个故事在这里完成了叠加，经验的层层累积，自我和现实不断地被虚构，形成全新的故事。

于是，第三个故事变成了故事的群像，在这幅群像里，故事和自我都在被描摹，也都在被不断创造。《奔腾图》算是黄一山迄今最大尺幅的创作之一，它涵盖多个故事的存在，也将各个时期的艺术实践交叉并行。《金鱼图》算是它的前身，画中利用“埃舍尔镶嵌图形”的方法，生成了金鱼和马互补图形的视错觉。这个构思过程包含几何形状的演变，几何群组的运用，形状的多重思维，在镶嵌图形基础上的渐变等多个步骤。而图形中马的形象，则源于黄一山在2017年的一件画中的画的作品，它是籍里柯的《埃普索姆赛马》和迈布里奇拍摄的《奔跑中的马》的结合变体，改编而成。这样复杂的过程，接连不断的回应关系，在《奔腾图》中以一种戏虐和假设的方式呈现，它将这些过往作品虚构成一个不知名艺术家的个展，这个艺术家用类似波普的手法绘制了多张奔马图，在一个的蓝色空间中展出。

《搬沙发》成了这个故事最好的隐喻，它将作品的叙事性和材料感糅合在一起。一幅画得很厚的弗洛伊德画作被挤入一个狭窄的门缝，留下了偶然挤压的效果。在此，我们目击了一场“事故”，随着叙事性的中断和材料物证的在场，它将观者遗弃在一个即将离去的中途，故事如何发生？又在哪里结束？即将消失的“画作”，将我们目光引向画布之外，引向故事发生的前后。

于是，我们发现，在黄一山的故事中，故事不断邀请评论，创造评论，而评论本身也会变成另一个故事。这个全新的故事，既包含艺术史的典故、思维的创造；也定义自身，自身的艺术实践、所经历时间的总和。这幅流动的绘画，也暗示着出黄一山的典型风格，空间与透视、挪用与叠加、物料与工艺、画中画和故事中的故事。

崔灿灿
2019/07/12

关于艺术家

黄一山，1983年出生于广东汕头，200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，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。

黄一山的近年个展和项目包括：《干涉：黄一山个展》，广东美术馆，广州（2019）；《miniQ-黄一山 2018 个人项目》，新氧艺 O2ART SPACE，北京（2018）；《维慕变》，当代唐人艺术中心，香港（2017）；《蓝天》，扉艺廊，广州（2015）；《非格物 — 形而下的空间叙事》，瞳空间，北京（2013）。黄一山的作品也在国内外众多机构如湖北美术馆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、今日美术馆、时代美术馆、深圳美术馆、关山月美术馆、香港艺术公社等地展出。作品被澳大利亚白兔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、湖北美术馆、何香凝美术馆、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等国内外机构及个人收藏。